

我和曲波的交往

戴恩嵩



曲波(左)与作者侃侃而谈。

作者简介

戴恩嵩，1938年出生，莱州人。曾任中共掖县县委宣传部部长，烟台日报社党委书记、总编辑，烟台市委文联主席等职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、烟台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、烟台市书法家协会顾问。著有长篇小说《舞星情泪》、小说集《戴恩嵩小说选》、电视剧文学剧本《古街风雨》、散文集《生命之旅》、自作诗词书法集《种诗问墨》等。

1984年夏，掖县(今莱州市)县委接到通知，说是著名作家曲波同志和他的夫人刘波、女儿龔龔一行3人要来掖县。那时我任县委常委、宣传部长，县委就让我负责接待。由此，我和曲波的交往也就开始了。

千里寻故地

曲波这次在掖县住的时间比较长，他不想到设备齐全的客房里去住，我就把他们一家安排在县招待所比较僻静的3间平房里。曲波说：“这个地方太好啦，和在家一样，你就去忙吧，有什么事我就打电话找你。”

时年61岁的曲波精神矍铄，十分健谈，妙语连珠，思维相当敏捷。我常常来不及思考他说话的内容，他又开始讲另一件事。他谈到在国外访问时的所见所闻，谈到他的儿子磊磊学画有成、正在英国制作壁画，谈到龔龔在伦敦街上开了一家中医诊所，甚受伦敦市民欢迎。当然，他谈得更多的是参加革命的经历，对掖县这片热土的一片深情。

曲波15岁参加八路军。在他17岁到19岁这3年中，他所在的部队辗转于掖、黄之间同日寇作战，屡屡获胜。这次他带全家来掖县，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去看望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。

在抗日战争中，年轻的曲波英勇善战，指挥有方，担任过连、营的指导员。40年弹指一挥间，千里寻故地，他来到当年同敌人激战过的地方，忆起那段难忘的艰苦岁月，寻找着自己和战友的足迹。在熟悉的山水村落之间，他想起了失去的战友，常常驻足不前，思绪万千，眼里噙着热泪。

回到他的住处，我们常常聊到深夜而毫无倦意。当时曲波刚从国外访问归来，他谈了很多国外经济科技方面的信息。当他知道我也爱好文学创作时，又谈了他的身世、他怎样读书、怎样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等话题。

我一边听着他的诉说，一边想：改革开放刚刚开始，曲波讲的从国外带回来的种种信息对发展乡镇企业、搞好经济建设很有启发。而且，人们大都读过他的《林海雪原》《桥隆飙》《山呼海啸》等长篇小说，很想知道这些小说他是怎样写出来的，由他作一次报告，让全县各级干部都来听听，岂不更好？

县委领导大力支持，曲波知道后非常高兴，问我：“你说我该讲些什么？”我说：“讲这两点行不行？一是你从国外带回来的经济、科技信息，二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之路。”

他思索了片刻，说：“好，听你的。”

泪洒文学路

报告会在掖县红旗会堂举行，县直机关全体干部，县属各大企业、各公社党委、管委的领导成员，1300个座位的礼堂里座无虚席，通道里又加了很多坐凳，与会者达1500多人。

这是一次别开生面、独具一格的报告会。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报告中，曲波的讲话一次又一次地被热烈的掌声打断。

在讲到“我怎样走上文学之路”时，曲波说：“你们不要说我是什么大作家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业余作者，永远都是！我的命运和我的名字一样，曲曲折折，波起波落。”

曲波讲起了自己苦难的童年时代：1923年，他出生在黄县(现龙口市)枣林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，只读了几年私塾，13岁就辍学务农。那时，他父亲农闲时挑着担子收破烂儿，在废纸堆里发现了几本线装的《说岳全传》，便视如珍宝，后来又通过沿街求购，把这套书全部凑齐。

大人一有空闲时间就捧着《说岳全传》细读，这引起了小曲波的注意。趁父亲外出时，曲波便把父亲的《说岳全传》偷偷地拿来读，读着读着，他被书中的人物和故事吸引住了。当读到秦桧陷害岳飞的那些章

节时，他对秦桧这个名字痛恨已极，便用指甲尖把“秦桧”这两个字挖掉。当他把《说岳全传》读完后，凡是有“秦桧”这个名字的书页都被他挖得面目全非了。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，害怕极了，只好把用指甲挖破的那些书藏在枕头底下。

终于有一天，枕头底下的书不见了，他做好了挨打的准备。他来到父亲的房间，看到父亲正在翻阅被他挖破的那些书。他噗地一声跪倒在父亲的面前说：“爹，我错了，你打我吧！”父亲把他拉了起来，说：“我的好孩子，你没错，你是忠奸分明啊！”说完，就把小曲波紧紧地抱在怀里。

讲到这里，曲波趴到讲台上呜呜地放声哭了起来，台下听讲的人无不为之落泪。也许正是父亲这一句话，使小曲波长大了，在他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爱国的种子。

记忆力超强的曲波，把《说岳全传》看了一遍又一遍，直到从头到尾几乎都背了下来。后来，他又精读了《三国演义》。这两部古典名著，孕育了他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的博大胸怀，滋养了他自强不息、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，同时也让他感受到我国传统章回小说的无穷魅力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用同样的读书方法详读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眼界大开，通晓了现代小说的写法。曲波说：“我读的书并不多，我认为，把一本好书读精、读深、读透最重要。”

文学常常与寂寞共存、同困厄相伴，曲波的仕途并不顺畅。1950年，他转业后任齐齐哈尔机车车辆制造厂的党委书记。上世纪50年代中期，当地领导主张推行前苏联的“一长制”，曲波认为不合理，拒不执行。面对批评，他不服，便赋闲在家，等候发落。

在这段孤寂独处的日子里，他想起了驰骋疆场奋勇杀敌的激情岁月，想起了当年两次身负重伤盼望重返战场的急切心情，想起了在东北大雪原剿匪战斗中牺牲的杨子荣、高波等亲密战友……他常常夜不能寐，仰天长叹，一次又一次地呼唤着战友的名字而潸然泪下……他在方格稿纸上写下的第一句话是“以最深的敬意，献给我英雄的战友杨子荣、高波等同志”，接下来便一发难收。这期间，他从齐齐哈尔调到北京，用眼泪写出了厚厚的一堆书稿。

但是，有了书稿却没有书名。1956年春节，当曲波把前来拜访的朋友送出门外时，大雪下得正酣，他看着朋友远去的身影，看着漫天大雪中矗立着的参天大树，“林海雪原”四个字跳入他的眼帘。

书稿和书名都有了，怎样把它印成书，曲波却茫然不知。他用包袱包着书稿去了多家出版社，均被婉拒。后来有人让他到作家出版社看看，曲波说：“我又不是作家，他们怎么能为我印书？”人家说：“只要你的书能印出来，你就成了作家了。”他只好硬着头皮去试试运气。作家出版社的编辑热情地接待了他，还记下曲波的住址，让他回家听信。不到一个月，曲波就收到了约谈信，这一夜他激动得久久不能入睡。编辑对他说：“你的小说写得不错，但书稿里缺少爱情内容，能不能补上几章？”曲波高兴地说：“没问题，我几天内就可以补上。”于是，他连夜补写，书中就有了“少剑波雪乡萌情心”那一章，就有了“万马军中一小丫”的情诗，小说的后半部便多了一条爱情副线。

《林海雪原》出版后，引起了巨大反响。后来若干年里，他的《桥隆飙》《戎尊碑》《山呼海啸》等长篇著作也陆续问世……

报告结束后，人们还是依依不舍，不想离去。直到今天，那些听讲的人一提起这场报告，仍记忆犹新。

曲波一家回京前，我想送他一点土特产，算是个纪念品吧。曲波一听火了，说：“老戴啊，你想害我吗？我缺什么就去花钱买，犯不着你搞这一套！”

分别那天，刘波把她用行书写的一幅字送给我，书文由曲波出句：“佳丁志在满

园芳。”我高兴地接受。曲波对我说：“老戴啊，咱们成了好朋友了，你去北京时，一定要告诉我，咱们再好好聊聊！”

他说得非常恳切，我点头答应。那时，他的眼睛湿润了……

劫后一闲鹤

1985年，我被调到烟台工作。在此后的几年中，和曲波只是通电话报个平安，没有时间长谈。因他的儿子和小女儿都在英国，他和刘波常常在北京和伦敦之间飞来飞去。

1989年4月，我去北京联系我的长篇小说出版事宜，事情办完后，我给曲波打了个电话。他在电话里说：“你现在马上来我家！如果买了回程票，你就把它退掉。”

他家住百万庄辰区11号楼，房子不大，客厅里除了沙发茶几以外，就没有多少空间了，门外就是吵声不断的菜市场。曲波说，他很喜欢这个地方，一有闲空就可以和菜农、摊贩们聊天，从他们那里可以得到很多信息，感知社会的变化。

刘波里里外外地忙活着，她干净利落、待人热情，很容易使人想到当年的“小白鸽”。她却说：“小白鸽如今变成老母鸡了。”她一面说一面做，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，又买了好多水果和糕点。

我问曲波：“现代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是根据你的《林海雪原》改编的，为什么在‘文革’中还要批斗你？”

说到这个话题，曲波脸上堆满苦笑，欲言又止，半天才回过神儿来。在那个特殊年代他经历的坎坷与打击，有些只有他的亲朋好友才会知晓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许多作家都希望把自己的作品改编成影视剧，以扩大影响，而曲波对此却淡然处之。有一位编剧，根据小说《桥隆飙》改编成几十集的电视剧本，取名《复仇的旋风》，让曲波谈谈意见。曲波只看了几集，就把那位编剧找来，没有客套，开门见山说：“你根本就没有读懂我的原作。复仇的旋风？你把它写成上房飞天的武侠片，这不是在糟蹋我的桥隆飙吗？”在他去世以前，很少有人再找他谈改编影视剧的事。

说他居功自傲也好，说他军旅作风也好，他看准的事别人无法改变，说起话来直来直去毫无顾忌，这就是曲波。不过，他那颗灵动的心，还是火火热热的。

我们聊到深夜，第二天起得比较晚。早饭后，他领我到紫竹院里散步。适逢原铁道兵副司令员刘居英也在，我们互相介绍，一起合影，坐到同一条长椅上。这时，春风徐来，竹声萧萧。曲波突然问我：“老戴，你还记得郑板桥那首咏竹诗吗？”我说：“记得，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。些小吾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曲波说：“我们这一代人啊，总是把国家的命运、人民的安危挂在心上。改革开放好啊，国家富强了，人民也过上好日子了。我们呢？老喽，还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呢？”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发出“廉颇老矣”的感叹。

和曲波聊天，是一种极大的精神享受。不仅是因为他知道的事情多，更重要的还是他耿介、爽朗、刚直不阿的性格、宽广而博大的胸怀、对社会对人生鞭辟入里的分析和参悟。

2002年，曲波悄然辞世，但他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。每当想起他的时候，就读读他写的那些小说。我读的《林海雪原》是1962年作家出版社的第2次印刷本；《桥隆飙》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《山东文艺》连载的合订本。这些书，虽然已被磨得连书名都模糊不清了，但是我却能感受到曲波那颗炽热的爱国爱民之心的律动，能重温他“读书不在多，贵在精深透”的经典之言，能看到他塑造的鲜活形象翩翩走来……